

話絲

期七十三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記所遇

衣萍

(一)

我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但環境和感情迫着我，叫我不能不走上國家主義的路上去。我也曾夢想過，我只願平平安安地做一個世界的國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但眼前的世界，仍舊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帝國主義的英日方磨牙吮爪以嚙我，我的神經受了嚴酷的烈火的燃燒，心兒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平靜下去了。丁尼孫 (Tennyson) 的詩說：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country best.

因為我愛世界，所以我愛國家。我不管朋友們怎樣笑我，我高吟着丁尼孫之詩，加入所謂愛國運動了。N. 很憂慮，以為整日裏在烈日底下奔跑，於我自己無益。伊又嫌我生性太老實，怕不適宜於鉤心鬥角的羣衆運動裏的生存。我怕我終不免要走入荆棘叢中而逢着魔鬼。我

說，「這有什麼呢？假如不幸而逢着魔鬼，也不過精神上受着些損害；假如不幸而踏着荆棘，也不過身體上受着些殘傷。況且這暫時的損害和殘傷，也許使我了解自己的本國，比從前深刻而且真摯。這於我是有益的。」

我坦然的加入所謂羣衆運動了，我代表我的機關而加入團體會議。那天，正是愁雲慘淡，欲雨不雨的時節，我坐着洋車到公園去開會。車兒到天安門，我看見兩旁的紅牆上，已經到處寫上了斗大的救國大字，下面是「第一英文學校泣告」。我腦中回憶起三年以前我在東城的事情。那時我住在騎河樓的一個公寓裏。同住的是H君，每晚挾着書包到沙灘的英文學校去補習，聽說H君所補習的英文學校上也加着「第一」的頭銜罷。據說只有一個先生，教室就在公寓裏先生的房間內。別來三年，這第一英文學校仍然是「第一」，然而校址已經遷移，這回竟借着愛國運動而到處寫上「泣告」的廣告了。我想這廣告又耐久，又不花錢，又

動人注目，誠然是一舉三得。然而偉大的紅牆上塗上小孩似的初寫的「拙字」，未免太不雅觀了罷。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橫豎大家是爲了救國的事情。

到了來今雨軒了，那大廳裏已經圍着許多人，我有點認識的B君走到我的身邊來。

「久不見了。」B君笑着拉着我的手。

「久不見了。」

「你也來當代表罷。我看這次弄得不好，怕要鬧成八國聯軍。」

「噲，噲。」我點了一點頭，沒有勇氣再開口，便望人叢中一擠，擠到後面的一個空位上坐下了。

廳裏陸續擠到三四百人，空氣也漸漸緊張起來。於是有一班不相識的人圍坐在大廳的中間，說是開會的時間到了，於是大家拍着

本日期錄

記所遇	衣萍
論「他媽的！」	魯迅
隨筆兩則	鍾敬文
伯勞的故事	頤剛
誰能寬容(通信)舒新城	周作人
自薦	如粒

手。

於是有人推舉主席，我茫然的抬起頭來一望，主席已在大廳的中間站起來了，我想起未開會前L君對我說，他今天要提議，他以為國內零零碎碎的罷工罷市太不經濟了。他提議應該全國總罷市罷工一天，以誌哀悼。我想，這也好的，假如L君站起來提議，我當幫着說幾句話。

然而其他的提議人站起來了，以為現在滬上急需大宗款項接濟工人，我們應要求北京銀行界即刻匯款二百萬寄滬。又有人站起來，說是二百萬太多，又有人說不多，於是大家喧嘩到一片，議論忽然又轉過來：

「本會應該有組織，沒有組織，能辦事麼？」

「本會應該起草章程」

「本會應該選舉委員，有委員然後有章程，有章程然後有組織。」

於是從前幾百萬幾十萬的匯款議案全擱下了，上海的罷工工人大概也已經有了錢用，而會場大眾的注意力全集中於選舉問題。

「票選罷。」

「題名選舉罷。」

「抽籤選舉罷。」

「抽籤。又不是賭博！那裏是開會？真是打哈哈！」坐在大門旁的一個工人代表，憤憤地

說。

主席茫然地站在中間。

選舉的方法既然不能解決，於是有以拳槌棹的，有「吁吁」的吁出來的，還有擠進擠出的，這樣紛擾了兩點多鐘。

「靜些罷！外國人在外面照相。」從不知那裏來的這樣警告。

然而紛擾還是照樣的紛擾。我的頭昏得不能抬起來，會場中的炭氣和汗臭沖得令人作嘔，眼前的L君已經不知去向，天色也漸漸黯淡。我想，M正在家裏等着吃晚飯，這選舉的問題又不知何時可了，還是回去罷。

公園裏的柏樹們都靜悄悄地站在那裏，紅牆上也隱約地看得見「努力救國」等字。我想起解散的國會裏投墨盒的故事，我又想起鄉間為競爭選舉而互相毆打的神氣，眼前開會的紛擾情形，——老的少的新的舊的，大家還不是從一個模子出來的麼？

黑暗從天空朦朧地墜下來，迷糊了我的前面的道路。

(二)

我第一次從荆棘叢中跑了出來，雖然僥倖而沒有創傷，但是我已經倦了。

我應該休息，那裏有寧靜的樂園，讓我閒坐在籐籬花下，讓我閒聽小鳥們的清歌，讓我斜倚在我愛的人兒的胸脯。

然而我的心，無可奈何的我的心呵，怎樣怎樣也不能平靜。

從武漢傳來的消息，那裏帝國主義的萬惡英人，又已經開槍擊斃我國很多的同胞了。我也願意生活在美和愛的好夢裏，然而這不是做夢的時候，遠遠地髣髴聽得見隱隱約約的嚴厲的槍聲，似乎有千萬的同胞正在奔走呼號，就是以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好夢，也統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很悲涼的嘆息，以為我們全國的人民應該團結而奮興起來。我們反對英國，不是反對英國全體的人民，我們知道英國也有不少的好人，如羅素蕭伯納等便是一個例子。我們反對的是英國帝國主義的政策，是英國保守黨內閣的壓迫弱者的利己手段。我們反對萬惡的帝國主義，為中國，也是為世界，我們的要求是：不幸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從我們自己的手裏，造成為自由的，平等的，正義的樂園。

我讚美自由，也謳歌戀愛，然而我謳歌戀愛，曾受過人們的嘲笑和侮辱的。有一晚，我在一個朋友家裏晚膳。座中有一位女客，在介紹過坐下以後，這位女客悄悄地問座上的女主人說，「這不是常常做情詩的章□□嗎？」我聽見這句話以後，真有點受寵若驚，從此而做文章做詩便改了名字。這不是我沒有勇氣，實在是省得同俗人們麻煩。我真欽佩匈牙利的抒

情詩人 A. Petrofi，他說得好：

「我生最寶貴，

戀愛與自由；

爲了戀愛故；

生命可捨去；

爲了自由故，

戀愛可丟去！」

偉大而勇敢的匈牙利詩人 Petrofi 呀！你爲了你的祖國的自由而死在哥薩克兵的盾下，你已經以生命實行你的主義了！我慚愧我自己的怯弱，然而爲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的國家自由，我願意能竭我能力做我能做的事。

我又參加羣衆運動了。這是另外一個會議，仍舊在中央公園裏，是在水榭。

當我第一次列席會議，我便被選爲臨時書記了，我覺得我的口的銳利也許不如我的筆能，我便坦然的當了書記。然而一當了書記，便沒有發言的機會了，我只能傾耳靜聽旁人的議論。這會議中的議論有些激烈的，似乎都是青年，至於戴小帽的商人及或來或不來的政客，他們是寂然無所議論；而議論要妥協的似乎又是中年教員們。

這是第三次的會議罷。前次做過主席的朱君拿了一封信給我看，這很奇怪，因爲那信的后面的署名是「楊振聲」，然而信中的惡劣的短句，大約不會是鼎鼎大名「玉君」的作者「楊振

聲」寫的罷。信中旁的話我都忘記了，似乎有一句是「你的尊夫人是英國人」，大概以爲「尊夫人是英國人」的人，便不該愛國的罷。這很使我嘆息，雖然我和朱君以前是不相識的，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位「楊振聲」是誰。

忘記了那是第四次或是第五次會議，大約代表們還沒有到齊，於是三三五五的人們閒談起來，忽然有人發現胡適之先生受英國公使收買的新聞。

「怎樣知道胡適之受英國公使收買的呢？」

「你不看見報麼？胡適之替英國公使寫信給學生代表，要學生代表去見英公使。」

「這大約不確實的罷，受英國公使的收買？」

「誰知道呢？現在什麼事都難說。」

「噲！什麼事都難說！」

「難說！」

我聽得有點難受起來了，然而我也「難說」，因爲一開口，也許「受英國公使收買」的頭銜又要加到我身上了，我只能難受而氣悶地忍耐着。

* * *

示威運動的日期快近了，我們便大家在公園中開始籌備。

P 女士被舉爲會計，的確是能幹而勤謹

的，然而左右似乎哄哄然了。因爲辦事沒有領袖，於是有人自命爲領袖。於是誤會開始了，有四五個人在門外嗽着嘴。

我因爲要接洽示威運動的救護隊且至報館登廣告，一方面也想躲避着內部的衝突。門外有公用的汽車，我於是便坐着汽車走了。

我忽然覺着不安起來了，在汽車上。朋友看見我忽然坐汽車，不要以爲我發了財，而且來強硬地借款麼？也許有人疑心我做了官，也許有人疑心我受了收買。然而在汽車上的困苦，誰知道呢？北京的道路是那樣不平，我坐在汽車上只是東西搖擺。平常總羨慕坐汽車人是闊氣，如今自己坐在汽車上，纔沒奈何地叫苦連天了。

然而謠言又忽然盛起來，只要我一出去，便有人以爲「章衣萍坐了汽車兜風去了」。我於是只得關在水榭的西廳，有事也不敢出來辦。

二十五的示威運動總算舉行了，然而我已經受熱生了病。

(二)

我在家中病了兩個星期，整日關在一個小洋樓上，望着天際的飄渺浮雲，飯也不能吃，書也不能看，身上只是熱火一般地燃燒。

我的確受了創傷了，然而我的成功在那裏呢？我的能力真太小了！然而我們的團體的能力又怎樣地薄弱呢？二十五日的大示威已經過了，而北京的商店當天並沒有罷市，其實主張二十五罷市的就是北京商會的代表。我們的代表是怎麼不負責任呀，籌款總會已經成立了，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款已經用完，我們所籌得的款在那裏？

光陰流水般的過去，聽說我們會裏的正式書記已經選出了，我正是小病初愈，方喜從此可以閉門養病，然而糾紛起來了，我又接到通知，於是會議重開。

M.再三的勸我不要，我說，「我是個臨時書記，當然要去辦交代。」我終於扶病而出席會議。

「危險呀！今天恐怕要動手！」

「打麼？會議時不要吃茶不用茶盤。」

「連鉛筆墨盒也不要。」

「他們又不是老虎！」

「靜些罷，大家應一致對外。」

會議沒有開，已經三三五五地喧嘩起來了。我於是覺得頭昏。

然而會議居然開了，於是兩面的代表辯論，吶喊，拍案，退席，於是洋傘拍桌的聲音，「滾蛋」的聲音，一時齊發。

我覺得頭痛得不能抬起來了，然而我不能

走。

於是重新開始討論，仍舊是討論是否「合法」的問題，仍舊是選舉書記。

「小心罷，門外有人拿着鐵棍等！」不知那裏的代表，這樣神經過敏地說。代表們已經紛紛退席，會議也於是終了。我走出門外，居然沒有鐵棍在前後環繞，而我也暫時覺得欣然。因為無論正式書記屬於那一方面，無論那一方面「合法」，橫豎我的擔子總算可以輕鬆了。

我沉悶地跑回家來，M的飯似乎已經煮熟了罷，然而我只是嚙不下去。隨手翻開桌上的報紙，「英人預備砲擊廣州城」幾個大字，驚心觸目地射入我的眼簾，我就忍不住地嘆息。

難道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還可以國內互相毆打嗎？我們固然希望南方的江浙之戰的消息是謠傳，我們也希望這裏那裏的互相反對的團體的見意之歸於消滅。我們只有一個目的；我們是反對萬惡的侵略主義的國家，我們要求自己

的國家從帝國主義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我們還要求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全體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這雖然只是渺茫而遼遠的夢呀！讓我們爲這個夢而生存着，奮鬥着。我們沒有「力」，我們便應該培養「力」，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二百年，……

這樣，我們暫時雖失敗，然而永久的勝利終於屬我們。

然而我們的青年，中年，老年，不是互相傾陷，互相攻擊，互相毀謗，這個團體正想併吞那個團體，那個團體也想破壞這個團體。滅亡的魔鬼在我們的一旁狞笑，不必等待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大砲打進來，我們國內的紛亂也可使我們傾覆而且滅亡罷。想到這裏，便感覺無限的悲哀，胸脯痛得要哭。

我反對野心政客利用愛國爲升官的捷徑，我也反對一切主義者利用愛國而爲「發財的利器」(Money-making machine)。一切取巧者，野心家，好出風頭者是無可希望的。然而新的希望終於要來，那些穿短衣而嚴肅地在烈日底下奔走的無名英雄呀，中國的命運，將建築在那樣的人民的肩上！

七，十九，晚。

論「他媽的！」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于浙江之東，就是西澩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却頗簡單；專一以「媽」爲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遊

各地，纔始驚異于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雙輪陷入很深的轍迹裏，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裏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 Hansson 有一本小說叫「飢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 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 Artzybashev 在「工人綏惠略夫」裏，却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藉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為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却似乎為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麼，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爲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麼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于口，更何況

筆之于書。「予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爲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幹的，然而終于改頭換面，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爲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爲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嘗以爲「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閣遺醜」罷了！還沒見過什麼「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一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爲清品。北方疆土雖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姓比並。至于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蔭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

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讎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于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却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由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却去瞞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金元，已奉夷狄爲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鄉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斯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實；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二）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

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爲「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于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喫，媽的你喫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爲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七月十九日。)

隨筆兩則

鍾敬文

我近來喜歡搜羅民間流行的傳說，尤其是

關於我們鄉土的。日間偶閱邑志，見古蹟篇中壯帝基刻石一條云：

俗傳宋臣陸公秀夫等，奉帝昺駐蹕于此，偶宿一夜，聞蛙聲與蛆蚓，嘈耳不堪，命侍從剪紙，聲作枷象，其聲遂息。言雖無稽，而此處蛙與蛆蚓，頭上俱帶白箱，且不作聲，亦是一怪事。(敬文按：這段故事，我幼年時曾聽見母親說過。)

這明明是一段很有趣的傳說，正不須以其言之「無稽」而棄之。前儒重「天人感應說」，此類故事的保存，大都由于這點原因。否則，怕難免于自生自滅了，——雖現在所遺存的也并不多。

11

歸田錄云

世俗語言之訛，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爾。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者，曰：打魚，汲水者，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

這「打」字，是當時的白話，(到現在還很通行着)所以上而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說起話來，都用到牠。其實，一稱語詞，在社會上既已通行，只能照着採用，不能更問牠是否錯誤不錯誤(自然有些是例外的)。語言的流行，大概必通過于羣衆共同的承認，前人謂「約定

成俗」，語言也是如此，牠實在沒有什麼是非的絕對性，牠的變遷分化，尤是很自然的趨勢。永遠沒有一些變化的語言，怕要近于奇蹟。

吾國學者，把文字的製作，嵌于古人已成的範疇之中，把眼前活着的語言，丟而不用，這樣還不算滿足，必須連說句話都要採用古代那已殭冷的化石似的語言，——現在還有許多人，是堅持這種主義的——所以像歐陽修那樣聰明的學者，看着人家偶爾說句白話，還要罵他們「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其他更可知了

伯勞的故事

啓明先生：

頃讀語絲三十五期「苦哇鳥故事」的通信中先生引起通雅的話：

鴟，即今之苦吻鳥也，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曰姑惡，俗以婦殺姑苦死而化。

因這個「鴟」字上使我想起了曹植禽惡鳥論中亦有一段鳥的故事。因檢曹氏評(卷九，頁八)，錄出如下：

國人有以伯勞鳥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鴟始鳴」。詩云，「七月鳴鴟」。七月，夏五月；鴟則博勞也。」

「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異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謂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于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

方以智以姑惡為鵲，曹植以伯勞為鵲，未知那一個對。姑惡與伯勞，聲音相差甚遠，當非一物。姑惡以四月鳴，伯勞以五月鳴，時候也不同，可惜沒有動物學家可問。

這段伯勞的故事，不知現在還流行否。尹伯奇的故事，是古代孝子的一件大故事，古書中說起的非常多。

十四，七，十二。

頤剛敬上。

作人案，鵲向來說是伯勞，通雅之說大約不可靠；我們不知道姑惡在動物學上究竟是什麼鳥。紹興童話裏有一篇蛇郎，後半與尹伯奇化鳥故事有點相像，但不是說孝子，將來想記錄下來，併望大家留意錄示這類化鳥以及化百物的傳說故事。

誰能寬容

(通信)

啓明先生：

在語絲三十四期上看見先生復孟和先生的信中說，「至於道德思想的寬容尤其不會有了，舒新城先生在成都高師因與女生通信，被教員校長公呈督軍派兵協同學生到處搜捕……」當時覺得很榮幸；因我這不足輕重的小百姓，居然因成高的先生們請督辦——現在名目改了，周先生還稱督軍，可見不知世故(?)派兵搜捕通緝，竟得在語絲中與平時被稱為思想界明星，現在被視為國賊的梁任公，胡適之先生們並舉為例，真當特別感謝成高的先生們；雖然我底朋友李劫人先生代我拘押八日，我底書籍行李文稿完全為他們扣留，我易服變姓名在戰區中獨行千里。

但是我又想：成高的先生們請兵搜捕我並捕拘我底友人，固然是不「寬容」，我對他們又寬容嗎？「天地之所難容，神人之所共憤」的論調，通中國比比皆是，拜軍閥進衙門，吃飯不作事的人更佈滿中國，女子不是「人」，幾千年來就是為此；至於「之乎也者」，不寫「的嗎呢呀」，更是小乎其小的事；我又何必斤斤較量，到處表現其「難容」的態度，常常予人以難堪，而使其飯碗發生問題。為李劫人者，既不受人抬舉，而孤芳自賞，不與任何機關發生關係，又要月旦人物，不顧利害。平心

靜氣講來，我們都是些不「寬容」者，照中國古話所規定的：「一冤還一報」，我之被搜捕，被通緝，李劫人在半年之內被拘押兩次(第一次為川報事)都是「罪有應得。」

我到南京以後，接得朋友慰問的函件不少，寧滬一帶常見的朋友，更有些忿忿不平，而責成高的先生們太橫蠻；其實都是些「少年盛氣」之談。他們要置我於死地，原是我看得太利害，我不責備他們，是把他們看得太尋常；倘若我看他們也如他們之看我，難保不以同樣的手段處理。再舉一個例，許多自命為衛道的先生們在四川的報紙上大作其四六文章罵我，我置若罔聞，而區區語絲中一句話，却引出我這大篇「胡說」，也就是這個理由。

先生以為寬容或者永久只是一個理想，我以為寬容實在永久只是一個理想。倘若向我要證據，我便問：天地之大，梁任公，胡適之，舒新城，談自由戀愛的記者等等不見容於人，不算什麼，周先生何以要拿來作例？不是不寬容嗎？不過程度不同罷了！

人類底隔膜，一日未去盡，誰都不能寬容誰。寬容，寬容只是一個偌大的畫餅，果真要拿來充飢，還得努力把牠變成真的餅。

朋友們！努力罷！

七月十二日，舒新城。

作人案，舒先生的話或者是對的，

我們的確也不能寬容他們，但讓我說一句似幽默而實正經的話：我們的不寬容是反抗而他們的不寬容是壓迫。前在文藝上的寬容內曾這樣說過，「然而寬容決不是忍受。不濫用權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發展是寬容，任憑權威來阻遏自己的自由發展而不反抗是忍受」。這並不是說別國想弄蒙藏是帝國主義而我國主張「收回」緬越是一「民國主義」實在我們之不寬容他們（例如成高諸公以及別的想統一思想的老夥計們）乃是絕對的不錯，因為否則我們的寬容便是忍受，不啻助長迫壓與專制，實于人心世道大有關係。我所覺得成爲問題而且覺得殊無把握的乃是我們對於反叛的青年有沒有寬容的度量。我們如只會反對老夥計們，等到子姪輩有一點自由言動的時候就要板起臉孔來申斥，即使不至于呈請督辦（其時或已改稱總督或總辦）捉拿，總不免是迫壓行爲，令衛道家有白首同歸之歎。我雖不敢不勉，但深恐仍只能知道要求寬容而不能施予寬容，這是我所時時深自戒懼的。我以前總以爲科學最能養成寬容之德，豈知事實上——至少在中國並不盡然：希望皇帝，迷信鬼神，耽溺色欲，當然是很不好的，但我們的學者便因此要禁止講起王子仙女的童話，懲辦咏歎

花月提唱戀愛的詩人或記者，其用意固亦可嘉，但其態度與手段與成高諸公又奚擇焉？老實說，我很怕民族的根性是絕不易變的，不過父親禁馬克思，兒子禁太戈爾，換個花樣看看，有些不識數的晦氣的人則在兩代都碰釘子也不算希奇。這個「寬容餅」——有如廣東之倫教糕——的確看去是頗好吃的，不過要怎麼纔真能吃，現今實在還不知道。那麼，我們的這些話總而言之也還是在唱一種高不可攀的高調罷了。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附註：上邊我說「反叛的青年」，是指真能反抗我們老輩的兒童，不是那些抄了家譜上的老辦法當作時髦的童顏的老頭子。

白薦

如粒

川島先生：
你的創辦大學的意見。我舉雙手贊成。但是你的話說的太透闢了。倘若就拿你的一番話去希望教育部認可，恐怕要碰釘子的。我想最好是這樣說，「近兩年來，來北京昇學的學生較從前突然增多數倍，而各國立大學錄取的名額，仍然有限。此時急應多開私立大學以收容這般被國立學校擯棄的學生，使不至流於失學。況且私立大學不像國立大學那樣容易受政潮的影響而停頓。在私立大學裏又可以自由試

驗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這幾點實在是開設私立大學的最有力的根據。這樣一說，顯見得你的辦學是應社會的需要是很冠冕堂皇的了。尊意以爲然否？

我極願充當貴大學的籌備員。薪金多少，由你酌定，只要能維持住我的生活就付了。我的生活費並不大。我的履歷想來也是你所願意知道的，謹開具於下。我在幼年時代曾訪過文學家十次，他以為我的年紀很青而且會寫幾句新詩，稱我爲「詩孩」。我和會國藩諸人合註過十八家詩鈔，現已出版，京內外各書坊大約都有賣的。我曾蒙一位小說家把他的名譯，贈給我一部，我到西洋調查過教育，并且統計過北京城裏各色各樣的商店的招牌。我作過一篇批評的文章批評倒一個新劇家，博得一點榮譽。最近我雖被一個籍隸某系的人文痛罵一頓，然而我因爲要保持自己的身分，不屑和他對罵。「不答正是幽默」，經某博士替我這樣一辯解，我的地位反而增高了好多。我和中國藝術家梅蘭芳同坐在一個包箱裏看過一次外國戲。因爲文白之爭我樹了好些文敵。現在忽然有一個勁敵贈我一張像片，題詞是「我投降你了」他居然用了我所提倡的白話文。我也回贈他一張像片，題詞是「但開風氣不爲師」。在激昂慷慨的那一個週刊裏，我和牠的重要編輯談了一回。中國的王國德來到我的一間小房子裏談過兩個鐘頭。至於我在家鄉時候和敵縣的縣長來往也很密。他的一匹豹花馬曾經親自踢我一脚。上邊所寫的，沒有一句是瞎編。是否合格，時候鈞裁。

七，一三，一九二五。